

14-16

水庫永不枯竭——

以文學見證生活的小說家鄭清文

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◎ 許素蘭

1998年1月，鄭清文從他工作了41年（1951-1998年，其中六年因讀書、服兵役留職停薪）的華南銀行退休；同年8月，《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》七卷出版。

這是毫無關連的兩件事，卻同樣具有某些階段性意涵。

鄭清文在銀行工作，和他從事小說創作，有38年的時間是重疊的。

這段時間，鄭清文是業餘的專業作家——利用工作之餘，以專業精神從事創作的作家。

銀行的工作，有繁忙的時候，也有清閒的時刻。不管工作繁忙或清閒，38年來，鄭清文始終堅持：不在上班時間寫作。

38年來，將近二百篇短篇、二部長篇、一本童話、一本文學評論、六本譯作，都是鄭清文利用假日餘暇，以及下班後，吃過晚餐、看過晚間新聞，固定從八點寫到十點，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。

那是鄭清文內在豐碩、深邃、多彩、瑰麗的精神世界，透過意志與毅力、熱忱與智慧，孕育而成的果實。

因此，「退休」對於鄭清文實質的寫作，其實並沒有太大影響；但是，退休後，時間安排的自主性更多了，在寫作之外，鄭清文更有餘裕，可以從事其他文學活動，例如：到各社團、學校，甚至國外演講；擔任文學講座講師、在文學系授課等，將他豐富的創作經驗與文學知識，傳授給年輕一輩的文學愛好者，而兼有文學教育者的身份。

「退休」，讓鄭清文從業餘的專業作家，變成「全職作家」；也讓更多人有機會親炙文學大師，一向少為人知的風趣、幽默，以及遼闊深邃的文學內涵。

「退休」，成為鄭清文文學生涯的新起點。

退休這一年，麥田出版公司，恰巧出版《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》，剛好將鄭清文「業餘專業作家」時期的作品，做一階段性的集約呈現。

「全集」總共選編六十八篇作品，約佔鄭清文當時短篇創作總量的三分之一。

除了部分作品，如〈校園裏的椰子樹〉、〈鐘〉、〈鯉魚〉、〈五彩神仙〉、〈雷公點心〉等，因版權關係，無法選入之外，鄭清文寫作四十年來（1958-98年）的重要代表作，幾乎都已蒐集在「全集」裏了。



如果，以「退休」做為鄭清文文學生涯的分界點，那麼，「全集」將是這個分界點的指標。

1999年10月，鄭清文以短篇小說集《三腳馬》的英譯本，從來自環太平洋地區，參與角逐的283本作品中，脫穎而出，獲頒第四屆「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」。

「桐山獎」是日本宗教家桐山靖雄，於1993年設立在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中心的國際性文學獎項，鄭清文是第一位獲頒此獎的臺灣作家。

很多人都為鄭清文獲得此獎而向他道賀，也為臺灣文學能在國際舞臺發聲而欣慰。

鄭清文則以他寫小說，一貫簡約、含蓄的筆法，說：「我的作品已在那裏」，「得獎就像午餐時，桌上多了一朵花。」（注1）

鄭清文是生活簡樸、個性沉穩謙和的人，他的浪漫氣質是內斂的，以「午餐時，桌上多了一朵花」，做為他的「得獎感言」，其象徵意義是值得吟味的。

1998年出版「全集」之後，到2005年的現在，除了舊作《校園裏的椰子樹》、《峽地》、《燕心果》重排重印之外，鄭清文共又出版了兩本童話：《天燈·母親》、《採桃記》；一本短篇小說集《樹梅集》；一本由系列短篇結集的長篇小說《舊金山·1972》，以及兩本評論集：《小國家大文學》、《多情與嚴法》；另外還發表多篇未結集的短篇小說。

鄭清文略識法文，精通日文與英文，多年來一直保有閱讀外文，尤其是日文書報的習慣，是學問淵博、知識豐富的作家；他的評論性文章，不論是文學論述或文化批判，往往都有他精闢獨到的看法與想法，尤其是文章中經常引介新觀念、新知識，更為臺灣文學、臺灣文化打開一扇具有世界觀的門窗。

基於「為兒童寫書」，以及「希望更多的臺灣人，能在較早的年齡接觸一些臺灣事和物」的創立意圖（注2），鄭清文從1978年開始寫作以臺灣風土、自然生態為題材背景的童話故事。

鄭清文的童話，和他的小說創作，同樣具有自然、簡潔、清淡的文字風格，以及豐富的思想內涵，而「童話」更富虛構性與想像力，更能表現成熟的智者，璞真的赤子之心，與自由奔放、遼闊開朗的創作心靈。

《樹梅集》收錄的短篇，完成於1958-78年之間，大多未曾編入鄭清文已出版的小說集中。

《樹梅集》的出版，讓鄭清文的文學拼圖，更顯完整。

1990年到2001年間，陸續發表的《舊金山·1972》系列短篇，以1971-72年間，留學美國的臺灣留學生，在美國所見所聞為主要故事內容，小說主角從文化比較的觀點，既對中國文化有所批判，對臺灣內部的社會、文化現象，也有所反省。

《舊金山·1972》裏，小說主角以臺灣為思考基點與情感依歸的小說主題，改寫了六〇年代「留學生文學」中，經常出現的「失根與放逐」之主題類型，創作出新的、「釘根臺灣」的「留學生文學」。

鄭清文生活簡單、平實，卻彷彿有寫不完的題材似地，從 1958 年開始寫作至今，幾乎是永不停歇地不斷有作品出現，不論是短篇、長篇或童話，都是文學純度很高的佳作；許多人，難免好奇地屢屢請教鄭清文：寫作的靈感哪裏來呢？

鄭清文喜歡以「水庫蓄水」的觀念談「靈感」。

他說：「水要囤積起來，要用的時候才有，其實靈感也是類似的，所謂靈感，是以前一些直接間接的經驗而來的，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」（注 3）

然而，「水庫」裏的水，又是從哪裡來呢？

鄭清文的小說寫作，來自「文學是生活、藝術、思想」的創作理念，但是，他反對將小說中的「生活展示」，侷限在作家個人實際生活經驗裏：「我所謂的生活是抽象的想法，並非指自己的生活，而是把現代人的生活反應到作品，我追求的是廣大的生活。」（注 4）

個人真實的生活經驗有限，「水庫」裏的水，若僅僅來自作家個人的直接經驗，「水庫」終究有枯竭的一天；鄭清文的創作題材，來自民間、來自現實社會，他的文學反映的是廣大庶民的生活，「水庫」當然永不枯竭。

注釋

注 1 〈好像多出一朵花〉鄭清文《小國家大文學》，P.59，2000.10，臺北：玉山社。

注 2 《天燈·母親》後記 鄭清文《天燈·母親》，P.209，2000.4，臺北：玉山社。

注 3 〈蓄積一座靈感的水庫——專訪小說家鄭清文〉 莊紫蓉，《台灣日報》2002 年 4 月 18-30 日。

注 4 〈生活、藝術及思想——鄭清文談小說經驗〉 楊錦郁專訪 《文訊月刊》第 36 期，P.80，1988 年 6 月。

